

783 · 24

宋文鑑卷第五十二

奏疏

進十事

論韓維不當責降

請議恕私罪

論勅不由銀臺司

請不汎於諸家為願王擇妃

論初御殿三事

請舉遺逸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論章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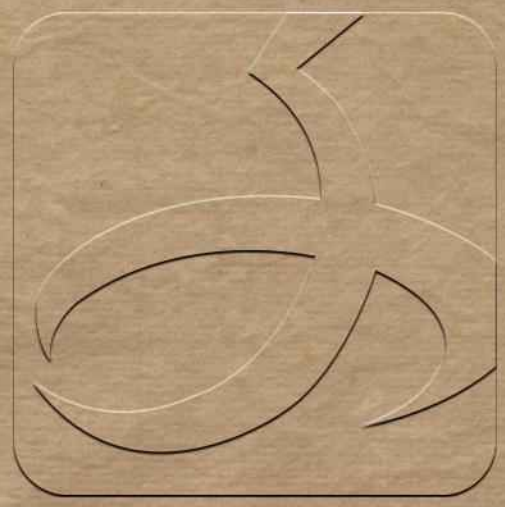
論黃河

請寬蔡確貶責

請放呂大防等逐便



呂公著 韓維 韓維 韓維 韓維 鄭獬 呂大防 范純仁 范純仁 范純仁 范純仁



進十事

呂公著

臣近准詔書令臣發來赴闕已於本月二十日朝見訖竊聞近日臣僚未有上殿班次臣雖忝先朝執政之臣亦未獲一親法座少奉德音然自忖累世蒙被厚恩倦倦報國之誠不能自已輒具奏封陳其一二冒瀆聖聰臣無任惶懼之至臣伏觀皇帝陛下紹履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卽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爲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以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罄竭愚誠考論聖道槩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皆隨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爲繁辭以便觀覽伏望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採卽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盛德少助萬一謹列如右

畏天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愨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罔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爲曲說以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懼修省欲側身修道而左右之臣乃據經傳或指外事爲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爲消變之術使主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飭已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愛民

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人君既卽尊位則爲民之父母萬方百姓皆爲己子父固不可以不愛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若布德施

恩從民所欲則民必欣戴欣戴不已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憂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爲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爲念此蓋獻策之臣設姦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爲大功以暫勞永逸爲至計此世主所以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勞則中國先敝夫何足以爲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寵敗公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脩身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脩身脩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識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況人君一言一動史臣必書若身有失德不唯民受其害載

之史策將爲萬代譏笑或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爲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脩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講學

王者繼祖宗之業君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以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科級耳非人主之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故傳說之告高宗者修德立事而已至漢之晁

錯以爲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參制羣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罹七國之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審也

任賢

昔成王初蒞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吉士蓋爲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眾人之心夷險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爲苟合志在於利則求爲苟得忠言正論多拂於上意而佞辭邪說專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

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納諫

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己而從諫則不害其爲聖也及紂爲天子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復諫自用則才智適足爲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著在史冊一可考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機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而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徼寵人君誠能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薄斂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
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
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
散爲盜賊爲人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
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耽於聲色盤於遊畋
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閒而肆其邪謀爲之斂財
以任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
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
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殛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
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省刑

夫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
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淨而幾至刑措然則
爲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煩刑也況人主之刑獄其勢不

能視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轡則權在於獄吏廣偵伺則權
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疆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
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何則獄狃之
閒其情難知斷鍊周至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冤抑
人主亦何從而察之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
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宋受命逮
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
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
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于有司不復措意輕重
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宗所以
消惡運遏亂原者嗚呼遠哉雖甚盛德無以加矣

去奢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爲三王祖漢文帝卽位宮室苑囿
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四百幾至刑措然則節儉者固

帝王之高致也況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有四方百物所以奉
養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饗國之日寢久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爲
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
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爲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
伎淫巧以蕩上必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
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已一時
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爲象箸而箕子諫
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爲過侈也然箕子以爲象箸不已必金爲
之金又不已必玉爲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
孫洪相武帝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
伐四夷內治宮室爲千門萬戶由是天下戶口減半盜賊鋒起而
洪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以箕子之言
爲太過而察見公孫洪之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無逸

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祇懼享
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
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
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若商王受之
迷亂酗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亂罰無罪殺無辜
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蓋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
乎淫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於
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卽位宋璟爲相手
寫無逸圖設于帝座明皇勤於政事遂致開元之治而後宋璟死
所獻圖亦弊而徹去明皇遂怠於政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慎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
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今朝廷始初清

明臣雖術學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爲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召亂之道可以爲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想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惟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論韓維不當責降

呂公著

臣伏思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別忠邪於輔弼之臣最加優禮故得上下安樂人情悅服今來韓維必是進對之閒語言乖謬上觸龍鱗然維昨與范百祿爭論刑名等事若以爲性彊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姦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僚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未嘗須有章疏比來批語所罪恐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廢棄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有讎嫌之人飛語中傷以惑聖聽況五六年來執政大臣不會有此降黜恐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竊思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賴太皇太后陛

下訓以仁厚以道調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若大臣倉卒被罪則小臣何以自保臣受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君於堯舜措國於不傾以報陛下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以陷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回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在臣處收掌聽候 聖旨

請議恕私罪

韓維

臣數見良吏善人以小過留滯而背公便己之徒不廢遷擢竊尋其端蓋朝廷之制私罪雖得輕法常爲仕進之累公坐雖大一時被責則卽升進矣伏以國家賦祿命官本爲治人而無狀之吏廢職以遂苟且之意壞法以行姑息之政計其用意豈復在公夫緣私致罪惡或止身廢職壞法其害及國二者相校孰爲輕重伏望聖慈特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蠲留礙以通滯材公坐有

論勅不由銀臺司

韓維

臣近以黜呂誨等勅不由門下封駁司嘗面具論奏及兩上章乞正官法並未蒙聖慈施行臣伏以紀綱法度聖王所以維御邦國使不危而安者也其所措意皆關諸盛衰固不為一日設也譬之猶舟之有維楫馬之有銜轡今有人于此將假二物以出萬里之塗而自毀其維楫絕其銜轡則人人知其有奔潰沈溺之憂矣臣近對崇政殿亦嘗以此理上陳陛下初不省察又以失職求賜罷黜而聖慈再三敦諭不令投進文字臣僂俛而退猶望陛下寤前之失特詔有司修明舊法而防將來之患而章上輒不出使臣不得少申職業坐守空名以蒙責祿曠官之謗進退實亦難處伏望 聖慈以臣狀并前兩奏降付中書門下商量施行臣不敢枉道以阿人主之意愛身以壞祖宗之法惟 陛下裁處

請不汎於諸家為願王擇妃

韓維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汎至諸臣之家為願王擇妃審如此者臣竊以為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事以繼

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兢兢者慎之至也坊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於其國網取容色若捕魚然所以推遠女德為民之紀法也伏以皇子願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九重臣愚以為宜歷選勳望之家慎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近世簡棄禮教不以為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及庶民庶蕩然無制故風俗流靡犯禮者眾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歎息切幸國家有以振之今陛下始初清明為元子求婦而事出苟簡殆非所以矯世厲俗反之雅正且無以示願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詠淑女幾以配上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覽禍福之原為後世戒也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臣獲侍宸陛且官王府苟益萬一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論初御殿三事

韓維

臣竊聞 陛下以來日御便坐聽政臣愚慮所及輒有三事以爲
慎始正本之助幸 陛下省察一者 陛下新罹大憂方當以思
親摧慕爲意從權聽政蓋是不得已者爲大事急務特賜裁決其
餘且可闊略故事始見羣臣及降坐入宮皆舉音號慟此高宗亮
陰不言之意也二者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人君所當與圖天下
之務者也 陛下卽位之初尤宜推誠加禮每事咨訪以盡其心
其至于博謀羣臣究極理道雖是美德止可密裨聖慮及至決議
論發號令必須經由二府施行乃合政體周公戒伯禽曰不使大
臣怨乎不以蓋謂此也三者百執事各有職分惟當責任使人盡
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爲失體孔子曰先有司是也三體既
正矣若夫恭己倡率隨事裁處則一繫聖斷也天下大事不可猝
爲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 陛下加意慎重以副四海觀望臣不
勝苦切涕泗之至取進止

請舉遺逸

鄭獬

臣伏見日者嘗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致之闕下者蓋二十餘人
覆試祕閣皆命以官於時猥有謬舉者士論譁沸於是不復再舉
今閒年取進士擢第者二百人其所失者爲不少矣而士大夫不
以爲怪一爲敦遣而疵謗百出蓋進士習熟之久而敦遣起於一
日此論者未足以爲輕重而亦有媚疾者聞之也臣欲乞復置此
科而稍爲增損蓋孔子爲政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召者則令
敦遣就道豈有朝入科場暮爲敦遣者哉宜正其名謂之舉遺逸
閒歲隨科場發解後有不豫薦者開封國學及諸路舉一人又至
禮部奏名後有不豫薦者許主文共舉五人並至御試時試策三
兩道中第者別爲一榜命官人仕卽與正進士同如以爲歲增中
第者差多卽卻乞於進士數內減不合格者二十人以均之庶幾
郡縣豪俊不至遺於草萊矣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呂大防

臣竊觀自古設官之意必先置貳立副不以名位爲限者所以紓

艱危而適順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總兵命將尤重其選以漢唐
 事言之大將軍有長史司馬從事節度使有副使判官參謀其自
 小官而登寄任立功效者不可勝數本朝 祖宗以來實用此法
 故名臣不絕而夷狄畏服竊見今緣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
 佐謀議之助雖有副總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
 決勝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
 受其賜不幸而得不才者與焉則是以三軍之眾一聽庸人之所
 為豈不可懼哉其敝蓋由朝廷不素養其材而取人之路又常太
 狹方今戎人旅拒邊患漸生若不早為準備閱試其能誠慮臨事
 用不暇精選因而敗事所繫不細以臣愚見經略使各置副使或
 判官一人朝廷選差素有才略職司以上人充參謀一人委經略
 使奏辟知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充如此則可用之士不以位下
 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博觀以試之效兼備
 緩急之用講緝邊要莫先於此

論章惇

范純仁

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惇父將九十因明堂恩需之後欲請除一
 鄉郡使使其親臣但見其可裨仁化不慮其他遂其以為當然繼
 而聞三省奏下 陛下即賜俞允臣以 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
 年之親不錄往咎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贊聖德以謂自古
 臣子無如今日遭逢繼聞諫官有言 陛下遂寢前命亦是聖心
 從諫之美前日更蒙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慮戒其今後不得如
 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怒之人不當遽有開陳又謂執政
 都徇人情必有主張之者致煩 陛下戒勅宣諭丁寧微臣固佩
 服聖訓然有未盡之懇亦當竭罄敷陳方 陛下急於求治之時
 是臣子知無不為之際豈宜顧慮形迹畜縮周防兼今所用大臣
 多是老於患難 陛下獎之使進尚恐心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更
 戒使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 陛下愛惜諸臣則為恩
 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卻慮事無所裨蓋人臣以匪躬自信為難

依阿固寵爲易若今容其所易沮其所難則其聞希意願望之人
翻爲得計甚非朝廷之福臣昔見仁宗皇帝推委執政一無所
疑凡所差除多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旋行
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長存朝廷之紀綱自正是以
四十餘年不勞而治況陛下方稽仁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
不倦任賢不疑錄人之功忘人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更垂
拱責成逸於委任臺諫糾其誤謬侍從罄其論思羣臣一德一心
陛下無爲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修坐致太平垂休萬世
天下幸甚

論黃河

范純仁

臣昨日伏觀內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先等
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功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
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言此三道入君當保
而持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

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道也且君心欲如盤水
當使平正而無所趣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
所向羣下競趨如山之摧小失其道則非一言之力可回故居上
者不可不慎也臣今竊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以聖意已
有所向而爲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人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
早取必爲北虜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
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爲萬全必勝尅日可得遂興靈武之
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羣臣無一人受其責者至
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爲深鑒也臣乞面諭執政
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是但一面商議卻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
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
所有黃河利害乞付之羣臣有司子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
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請寬蔡確貶責

范純仁

臣伏見蔡確之罪天地不容而陛下不速嚴誅許其開析復令執政徐議其罪足見聖人存心正合周書無逸皇自敬德不復舍怒之意但陛下特以社稷爲念故發於睿斷行之不疑臣之愚心雖知蔡確死有餘罪復憂聖政或有所虧蓋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氛薄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今以一姦臣之故煩朝廷行稀闊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疑懼復恐貽之將來垂之史策薄有擬議則於聖德聖功深爲可惜在臣負恩竊位罪不容誅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雷霆鬼神所不能貸至若父母親置於必死之地則卻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陛下保完社稷之心天地神明之所照鑒而微臣愛惜陛下聖政之心亦應陛下可察不避一身之萬死而展補報之愚忠惟願睿慈曲加詳慮所有再行重責伏乞付與帥臣已下商量所貴責歸臣佐不累聖明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請放呂大防等逐便

范純仁

臣遭逢雖久報答無聞衰病寢加叨逾爲懼前年陛辭之日親承德音許其凡有奏陳但入文字臣感噎受命緘默至今曾微片言上裨聖化愚衷惓惓終覲一伸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因拘囚其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縈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濱死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仰惟陛下聖心仁厚天縱慈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極而在宥每頒赦令不閒罪辜至於斬絞重囚髡黥徒隸咸蒙原宥亦許放移豈有股肱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俾流離但慮一二執政之臣責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謂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啓迪之際不爲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爲怨讎以疑似之言爲謗訕違老氏好還之誠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鑑豈可尚遵前轍靡恤効尤在漢有黨錮之寃在唐有牛李之禍後皆淪胥善類貽患朝廷數十年間未能消弭比來若非宸衷獨斷聖慮詳

思灼見本根絕其萌漸盡屏猜嫌之迹特垂曠蕩之恩因大禮赦
文放令逐便使得自新改過免為羈旅之熒魂籠鳥鼎魚咸獲相
忘於至道神功聖德萬世歌謠臣無任虔懇激切之至取進上

宋文鑑卷第五十一

宋文鑑卷第五十三

奏疏

上 皇帝書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論蔡確既貶請寬心和氣

論君道

論王霸

論十事

論新法

上 皇帝書

陛下初卽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路可謂誼主
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處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
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
不可不慎也昔成湯既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

宇文之邵

傅堯俞

傅堯俞

程顥

程顥

程顥

程顥

宇文之邵

厥德罔不在初 陛下新服厥命惟以 祖宗爲念以天人爲畏 則小大之事不懈矣 宋之有宋百有餘年 陛下一日南面而 享之固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栗栗以勤負荷永思 太祖之 武 太宗之文 眞宗之畏天克己 仁宗之寬大慈仁 英宗 之厲精庶政立則見 五聖於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堂食則 見於杯杆之間詩曰天難諶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近不 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畿甸遠者河北 京東蝗螟蔽野穀價踊貴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爲彫敝臣 竊恐萑蒲之盜或貽宵旰之憂爲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濁入仕 之流廣度僧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今被災之郡許富者舉 息於下戶官給以質驗待豐歲償其所貸逋者官爲治之其息不 過一倍此有餘貲者樂爲而濱死之眾可救溝壑之命 陛下又 責躬引咎寬獄訟出宮女斥哀斂之吏蠲苛虐之政罷無名之費 省勦民之役凡所以蠹政而召乖怨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大

異可塞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不勵名節 而以勢利離合器皿衣服窮於侈麗車馬宮室過於軌制姦聲亂 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 俗一至於此哉願 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恥磨切臣 下崇獎敦厚而都下亦少爲之厲禁滌去佻薄之弊淫瀆敗教之 具一加遏絕凡侍從輔弼宜慎簡修絜方嚴之臣俾宅其任以允 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 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 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 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脫冕而行者有辭三公 而爲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塞之爾科防日增 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號匿苦塊之 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之隄防 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

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甚可痛也陛下盍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於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眾突至大順廟堂無奇算守邊無良將臣竊為朝廷憂之慶厯閒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三將淪沒而功不成者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衙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寇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眾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纔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眾當其鋒此慶厯之失也今不改前轍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為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道分勒所部將伍符尺

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為守若干以為戰若干以為救兵救兵必使與戰兵相近而駐於喉亢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嗚氏嘗為元昊所殘南徙慙精亦宜厚其種族其為聲援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羌是也其俗隨水草遷徙食肉衣皮毛無堅甲利刃臨陣擊刺之技不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茗繒帛我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勾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戰也邊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之變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磨達羅多留罨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諸寨之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闕其後乎臣之縣所管萬戶而居民蕭然者其弊實在於羌也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火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不得已也今又驕寵小羌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為不若杜塞眾路使不得入而絕

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堡則邊民小安矣為政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往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為目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為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監司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案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案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卒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為也今為民守令而其勢顧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

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忠不敢默默又為陛下極言之臣聞疾未兆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諒闇服則端衰行則苴杖無紛華之事交戰於前誠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慎微杜漸克己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傳說之戒高宗曰無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遜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而二臣猶或以此戒之況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為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閒則命通經之士講明古訓究觀敗亡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宮咨謀故老則恐懼修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悼之心又已衰殺襲袞冕憑玉几目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正

在於今日也

論責任守忠乞一切不問餘人

傅堯俞

臣伏見內侍任守忠以罪降黜中外聞者罔不快怵罰一勸百固
可以破姦猾之膽臣職司風憲失於彈劾聖度回怒幸赦而不誅
猶敢有言者冀陛下重加察臣謂大姦之去其遺過餘惡方
日有上聞小人無知或伺隙修怨枝詞蔓說往往浸及善良疑似
之間不可不察陛下若更加推究讒聞且將復起況守忠據權
之久附離者多深慮左右之人有所疑思望陛下沛發德音自
此一切不問則天德加厚而人心易安惟皇太后之慈仁布聞
四海舉神器大寶傳付陛下而陛下挾堯舜之資以天下養
將用誠孝以鼓舞萬物奈何使解構之語得行其間令罪人投竄
皇太后必渙然疑釋陛下緣此當益加禮意務盡其懽心則天
人交欣其為陛下之福陛下即位勵精勤儉日月未久遽以
金珠事聞臣竊為陛下惜之過而能改可無深慮臣言甚忠懇

惟陛下留神省覽

論蔡確既貶請寬心和氣

傅堯俞

臣近觀蔡確狂悖陛下神斷不疑下合人情上明邦憲雖一以
公議裁之固未嘗臨之以怒然豈陛下之所樂者哉況聽斷之
際亦須少勞睿思愚臣亡度竊恐陛下海嶽之量不能無少忤
而未能忘懷也中外側聆日增驚惕臣聞之於易曰天下殊塗而
同歸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事至以無心應之既往若未
嘗經意此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者也願陛下寬聖心省
浮念游精太清以固真粹陛下之氣和則上下之氣和上下之
氣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唐柳公綽奏大醫箴以諷憲宗曰氣行無
間隙不在大憲宗謂曰卿愛朕深者臣無公綽之才而有其誠臣
以為今天下事莫重於此故惓惓而不能自已惟陛下毋易臣
言留神省察取進止

論君道

程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思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一作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引天下賢俊使一作得陪侍法從朝夕廷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玉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倫薄末俗嚙嚙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率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作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

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

程顥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

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旣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願

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

程顥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一作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其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跡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

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尙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立法於比閭族黨州縣鄩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

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室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眾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乃亦無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足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

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以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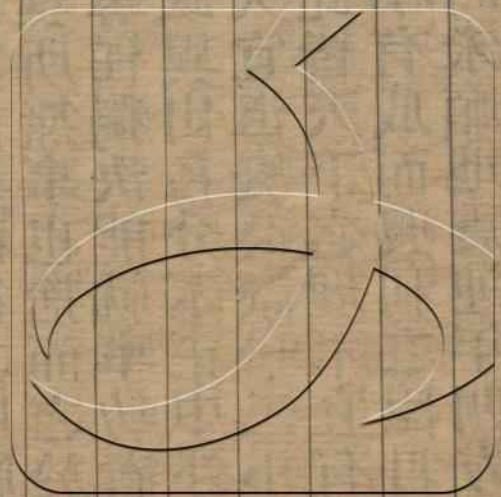
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新法

程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在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宋文鑑卷第五十三



宋文鑑卷第五十四

奏疏

上 皇帝書

蘇軾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
 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
 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聽之驚喜過望以
 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彊而力行
 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
 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
 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
 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
 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
 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
 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

而後言今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
 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 陛下結人心厚風俗
 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 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
 小民恃 陛下之法故能勝服疆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
 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
 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
 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
 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
 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追之災也其
 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冒臆輕犯
 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眾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眾怒難
 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惟
 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

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
 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殉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
 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亡田常雖不義得眾而彊是以君
 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
 眾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
 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 祖宗以
 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
 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
 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
 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
 以為謗謂 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
 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
 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

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利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使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使夫 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法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也 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 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

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合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旨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卽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幣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內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益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

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更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閒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閒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

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御軍之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犯之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賦之外別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舉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

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新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始豈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

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已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閒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

舉諸縣臣嘗觀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

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

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疆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疆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疆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會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帝收燕趙復河隍力彊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下富如隋疆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

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空偃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秦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

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
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
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銳勇之人以圖一切速
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
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
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
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
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
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
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
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
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
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況其他
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

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繫單于則是
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
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
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
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
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
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見錯九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
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滋更號令天
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
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
各安其分不敢強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
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旣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
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
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

開一事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以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矣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總於計

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預圖而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

之及至 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
文徒以眾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
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
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
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
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
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
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
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
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
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
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是故
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

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
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
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閒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
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
裁減皇族恩例判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 陛下神
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然至於所獻三言則
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
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
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
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
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 陛下安可
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
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
雖然 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

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
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
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
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
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
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
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眾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
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
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
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
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宋文鑑卷第五十四

宋文鑑卷第五十五

奏疏

徐州上皇帝書

蘇軾

論治道二首

蘇軾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論內中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徐州上皇帝書

蘇軾

臣以庸材備員册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
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私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
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
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
竭則曷恥辱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盡
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
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

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
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
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
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
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
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
其上聚櫺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
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
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
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礪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
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眾攻彭
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下豈非
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
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鐵巨萬

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
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
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眾數千人之仗
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
而賊有過人之材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
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乞奏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
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
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以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
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
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疆力驚忍
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
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
試之藏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
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

之禁使鐵得北行則治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兩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費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穰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言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

行往返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是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

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濟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彊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

驚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進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廉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

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其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闕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論治道二首

蘇軾

道德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脈如人飲酒先具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疆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戡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

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眾眾之所是我則為之眾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眾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

侷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黠纒塞聰耳目所及尚不能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鉤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疏

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
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斷之以
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
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
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損利以予
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
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
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
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
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
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
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賊民邊
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

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
人臣之私計豈不過甚矣哉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

蘇軾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
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
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先陳前
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
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
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正
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
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
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患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
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
以坐復旣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

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氈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氈死匿喪不發逾年眾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眞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氈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生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旣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國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

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旣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監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眾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力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鄙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勸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若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欵塞之謀必將爲恭狼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媿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

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卻其使然後
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
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
且卻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
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
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
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
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
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己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
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
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翁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
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
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
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

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
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
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
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
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
於委曲而保全與眾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
至

論內中車子爭道亂行

蘇軾

臣謹案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
時楊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
玉女而卻慮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任
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
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
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

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于勾當人施行

宋文鑑卷第五十五

宋文鑑卷第五十六

奏疏

上皇帝書

上皇帝書

蘇轍

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言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嘗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

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騫騫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蕪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既復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卽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害繼作歷月

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嶮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眾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饑苟加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捕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暮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

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耳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用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軌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邱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

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日冗吏二日冗兵三日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卽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

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瀼瀼則無所不
至今使眾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
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
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嶮於中途而艱難之是以法愈
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更多之
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
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
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
士爲士者皆其脩絮之人也今世取人誦文書習經課未有不可
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
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
以不治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
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
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

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
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
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
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
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
必取無弃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
筋力疲倦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
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收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
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
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
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
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無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
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
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

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眾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移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眾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

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眾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

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眾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任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

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眾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眾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眾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

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宋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弃財如弃糞土媮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

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餘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眾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萬人則約眾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弃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士人而今世之情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

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犯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眾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眾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

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外無非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

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營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諸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以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啟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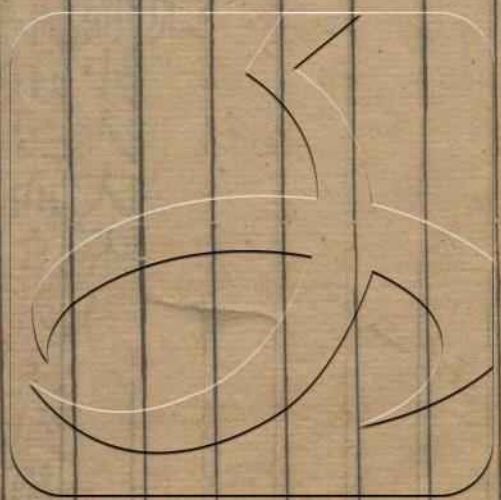
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畧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旣強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溯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卽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

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眾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弃之無所不弃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俱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司困乏日不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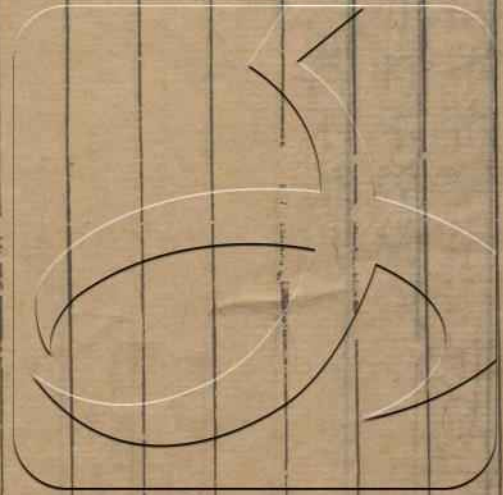
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則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

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眾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眾大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眾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為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為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眾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為漢文帝不宥則為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

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宋文鑑卷第五十六



宋文鑑卷第五十七

奏疏

論呂惠卿

請分別邪正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論人才

論分析助役

請重修太學條制

論呂惠卿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
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
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
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相而後社稷復存蓋小
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

蘇轍

蘇轍

蘇頌

劉摯

劉摯

劉摯

蘇轍

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
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爲腹
心安石山野之人彊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撻教導
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
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
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
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內
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辨以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
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
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
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割殆遍專
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
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
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

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
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污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姿
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
類矣旣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
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
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
妄奏警急擅領大眾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弃
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
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
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
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
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託以重
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託收刈
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卽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

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矣若其私行嶮薄非人所爲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促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卽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

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大義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麀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縶布惟不廢彭城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况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朱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

眾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忝竄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汗鈇鎖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請分別邪正

蘇轍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未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

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泄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切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實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眾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推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

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常論温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頤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温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忠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蘇頌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雕僞則示之以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損益百世可知也國家劉五季之弊續

有唐之緒累聖創制或革或因其道粲然於是大備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緝治綱至于先皇帝遂大有爲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日寢廣法令益繁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志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尙未盡革何以言之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之際羣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事有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章故今日之弊良由關防傷於太密而畫一傷於太煩則難於通融蓋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貳承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苟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雖使臬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遍况百司所職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礙於彼故有求之人不能卒曉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披訴文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關防密則有司執文重疊問難小或違戾遂格而不行

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陛下特軫宸衷將革其弊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點檢內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刪改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大慰羣望然而行移彌月取索甚多比至定達上省竟以有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拘礙如此亦可以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詔近臣遍行取索應省曹寺監用見條制格式仍召集諸司官吏使之反復詰問看詳定達可刪者刪之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爲新令務從簡易使便於施用其餘令式所不能載者小事則從省曹長官專決大事則稟於朝廷簿書期會悉付眾僚催督結絕若官司措置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狀其當職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臺閣規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論人才

劉摯

臣竊以爲治之道唯知人爲難蓋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爲善非有心於善而推義所在小人爲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僞而欲與善者消故善與惡雖爲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恭惟陛下承百年太平履大有爲之會寤寐人物不次而用至於今日未見卓有功狀可以補國利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焉者此何謂也豈所以用之者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將命出使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至於外則大異矣興利於無可興革故於不可革州縣承望奔命不暇官不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以措削民財爲功以興起狂獄爲材陛下振乏均役之意變而爲聚斂之事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而爲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民生靈無所赴愬臣以謂此等非必皆其才之罪特其心之所向者不在乎義而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故顛倒繆戾久

無所在其能少知治體有愛君之心出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爲進退則人以此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爲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据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爲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爲亂常此以彼爲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斯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傳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又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

可謂不同情志可謂未明矣臣願陛下虛心平聽默觀萬事之變而有以一之其要在乎慎好惡任用而已爾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取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抑高舉下品制齊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然后風俗一險阻平民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之所好惡無有偏陂莫不奮迅而願爲之用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而已臣謂方今之故無大於此惟陛下幸察

論分析助役

劉摯

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會布劄子爲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切以耳目之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爲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於一體之相爲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謗木諫鼓

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爲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陛下以謂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爲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陛下卽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安石是也三二年開闢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疑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淤田也則費大而不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彊民以應今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

財議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於州縣小人挾附佐佑於中外至於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猥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鬻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己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爲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於一屬掾會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乞丐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體而大於此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鑄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陛下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當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己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己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天下者

是已之所爲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敝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又鼓動四方以爲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傾勳舊構大獄以逐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耳何至超任以爲職司耶趙濟是也又有人焉以涇源田欺罔始旣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韶是也程昉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成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於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於王法之所當誅也畿邑之民以助役爲訴也陛下聖旨令召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令劾擅升戶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輦出於京師空名之誥馳下於西路又命一知制誥於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於道苟以爲非耶何不止之迨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損

費緡錢以千萬計秦晉人之肝腦塗地產軍旅之怨結夷狄之釁而不自請咎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臣大意終以謂使天下百姓賦稅貸責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概出緡錢皆爲人父母愛育養基本之所宜爲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王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今旣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宸衷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尙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熒惑天聽作爲偏辭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體難梗言路欲其憂憚苟容而緘默或欲撩其危言從而擠逐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君上之義耳今羌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疲潰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竭聖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輔弼者方欲蔽天聰

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陛下思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愁苦少回聖慮收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陛下所不能堪者則必至於虧失君臣之恩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雖心悟其罪而無所揀正己之進退又媿媿而不決皆非所謂輔臣之體臣四海之內孤立獨進陛下過聽任以風憲嘗切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於事歟豈皆願為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為名而絜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鬪而發其怒不惟難攻亦為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切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愚忠少悟天聽而亦不敢倖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助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

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至如此令臣等分析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以來乃為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陛下孜孜聽治喜於納諫而大臣所為則不得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靖之治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為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為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於陛下者乞有以誘掖獎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之氣臣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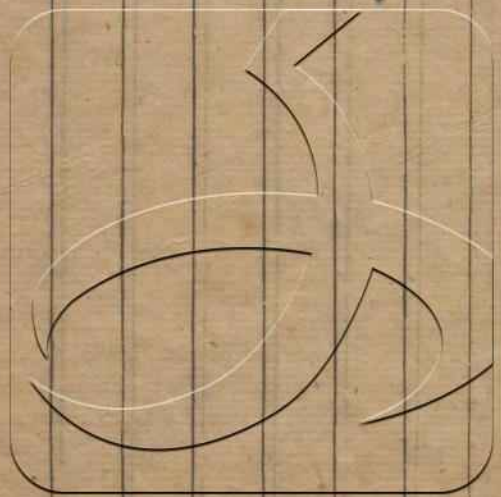
請重脩太學條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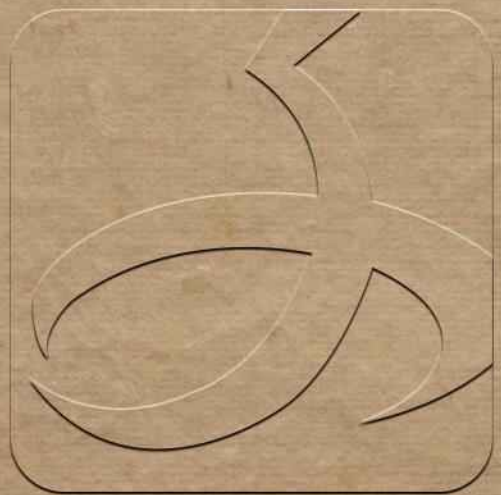
劉摯

臣竊以學校之制生於教育人才非行法之地也羣賢眾聚帥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為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也往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是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密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網束濕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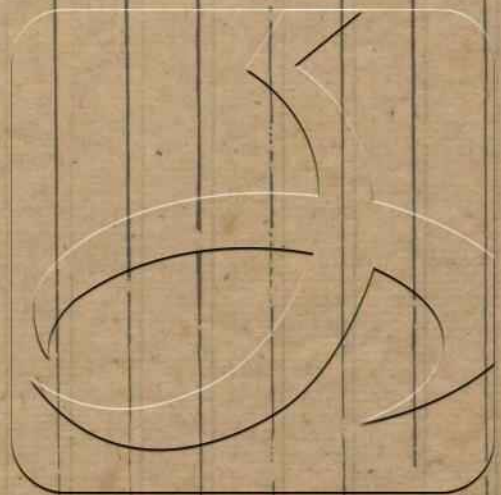
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
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無足以爲證左以
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謬先王意哉私請賄謝
如是真可以絕之乎而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
兼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
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
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蓋其意不如
是疏也其道不如是之薄也先王之於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
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
犬豕自爲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况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
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
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
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
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

其在學往還卽私有干求饋受自依律勅仍乞先次施行外應太
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
便於今者有所增損著爲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
聖斷





宋文鑑卷第五十七



71000649

